



卷三十八

~ 16  
2603  
22





門 16  
2603  
22

明文選集成卷三十八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上書類

上秦始皇

上吳王

獄中自明

諫胤

諫吳王濞

重諫舉兵

詣建平王

啓類

奏答七夕詩

謝修卜忠貞墓

固謝奪禮

右共十篇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遊聞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畧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善無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戎王使出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問要由余遂去降秦又晉獻公以

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贖以五羖羊皮

豹公孫支於晉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傳晉郤芮不

鄭丕豹奔秦公孫支秦大夫子桑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無穆公用之并國

三十遂霸西戎史記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孝公用商

鞅之法公孫鞅衛人封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史記獻公卒子孝公立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史記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藉客

之力二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史記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

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誤又

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

茂伐宜陽拔之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亦誤也三川韓界也

偃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九夷屬楚夷鄢郢楚二縣蓋秦令人據之也成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

史記武王卒立其母弟為昭襄王又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

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藉客之力

四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將上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善作納踈士而不善作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再得此反振申足其意客不宜逐正位已透故下只層層引喻今陛

下致岷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臣五

作熾息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徒之鼓劍產於越珠產於

廉切越絕書楚王召歐治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織離蒲梢

皆馬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鯨皮可以冒鼓此段就

服御說見其不正說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正說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夾不

實外廐周書正比以馱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謂

用不采之也此段就服御所五臣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

外推廣言之見其不產於秦所作可以後宮充下陳後列也

得入身於下陳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於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綯古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珥璣也

地名珠可飾簪璣可飾珥阿齊東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頂上充下陳

合上段俱夫擊甕於善作缶甫彈箏搏髀陛而歌騰鳴快耳

用反說

召明文選集卷之三十一上書

三五



者真秦之聲也。以節樂髀腿也。鳴鳴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

者異國之樂也。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武王樂象象伐紂時事。今棄擊

雍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五臣無者字。何也快意之。善無

之當前適觀而已矣。秦總不計及本國他國。此段就音樂非字。當前適觀而已矣。秦之所有而秦悅之用正詰與起處同。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作可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跨據也。客不宜逐。只用一句噴醒此就道理上說見其不可。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則字。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書中大結穴。是以地無四方人。善作民。無異國。言皆可用。四時充美

鬼神降福。用人之效。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

敵國。民非賢人不治故曰棄。却賓客以業諸侯。黔首民也。業事也。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此就利害

上見其不可。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正喻對收

筆力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作荅。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

諸侯。國無人故曰自虛客之仕於諸侯者皆怨秦故曰樹怨。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再反覆申明其

意

按李斯亦在逐中過亢則激過卑則辱起處將秦先世藉



客立功舉已往之成效見吏議逐客之過中只借物比例見秦於他國之物則寶之於他國之客則疑之終定客何負於秦句為難端末只以願忠者眾點逗其意咄然便止見秦有求於客客無求於秦處處自占地步立言最為有體此文之妙全在用逆用反但見其輕便不見其堆砌且段中用意各有所指故無複衍之病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鄒陽齊人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

臺始皇帝所治處若漢未央宮衛猶稱之衡言其衡法度於其上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張耳大梁人陳勝起蕘以耳為校尉據引也言相引以為

何則

向曰設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吳之逆謀全由富強起以富強莫如

鳥下不見伏兔

史記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覆蓋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強非秦時

秦卒至夷滅是富強不可恃為隱

語兵加胡越暗指與漢為難伏下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

鳥下不見伏兔

上書



之比此是暗以胡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

粟流輸去千里不絕六句承上極寫胡之強吳之拒胡不遺餘力

人至者下則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邵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

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六齊望於惠后漢書文帝

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責求也賢為淄川王雄渠為

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向註惠帝時齊悼惠王

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而得免此六王之

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

心常追怨惠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帝及高后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

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又二郡謂

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漢書上憐淮

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南厲王不軌

廬江王厲王被遷而死故三子心思其父墳墓大王不憂臣恐

救兵之不專於胡胡更有餘力兵威四加如下所云也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邯鄲趙地喻助吳為逆者越

義全泛舟青陽地名謂輸粟以餉胡者喻不助雖使梁弁淮陽

吳為逆而助漢者胡得越人之助而勢愈大雖使梁弁淮陽

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此漢字

皆暗指助吳為逆此漢字壯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存趙者存吳一時亦措手不及則吳與趙交受其害全盤打算措詞故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以意逆志乃為得之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

雨咸集聖王砥善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四句是言誠中形外

道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善

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干求也數句言已無求於吳然

臣所以五言無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歷數王謂歷數世而仕吳

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無竊高下風之行下風如風之下而動物尤說

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謂至臣聞鷙至鳥累百不

如一鷙鷙大鷙鷙鳥比諸侯鷙比天子此與孔北海薦表引用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茲

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為

三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高帝子幽王反呂后殺之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漢書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善作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諸專諸賁孟賁陰破他賁養死士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以天下多難故兢兢業

求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齊王首舉兵欲誅諸呂文帝即

治位使東牟朱虛喻王即罷兵褒其功使為王於東方猶春秋制儀父數從桓公征伐有功王室後遂錫命為諸侯也儀父諡也

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餘文同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

與之言孝文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

帝於骨內厚名上書七故也耳



武為梁王參揖皆少故云壤方言卒什濟北囚翁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漢書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淮南王謀反徙蜀至雍不食而死新垣

平文帝方士言此二王謀反必有方士全新垣平為之今天子

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今天

子景帝先帝文帝規亦制也變權謂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

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

其逆謀但亦是隱語不可得過誤也鼎暗喻神器二句雖顯折

可期於世謂必歸滅亡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日應

邯為雍王高祖以收善作人之倦敝人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荆亦楚也此皆國

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不幾謂不可僥倖

按吳之逆節尚未著如何便說他反扶其陰謀犯其所忌

奇禍立至矣首以秦之富強不足恃作隱語次借吳拒胡

四方之援不足恃作隱語次以陰養死士不足仗作隱語

次以方士邪說不可聽作隱語用意分作五層竟不知為

何事而發心中有事人自能微會其意凡文字妙在明顯

此却妙在不明顯妙在聯屬此却妙在不聯屬妙在前後

有照應此却妙在無照應忽東忽西語無歸趣不知其歸



趣只在對面一照用意既苦謀篇尤奇。

於獄中上書

鄒陽

漢書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爭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註白虹兵象日為君畏其不成也按畏畏其有異志不為燕用與上見疑方有發明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刺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

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野星疑疑其欲自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

虛承上忠信虛虛敬任作開



端引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是使荆軻衛

先生復起而五臣無燕秦不悟也忠信見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善無者字王人獻寶楚王誅之卽卞和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忠信見

此患也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是以箕子佯善作狂接輿避世恐遭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于剖心子胥

鴟夷忠信見疑三。史記比于疆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之革浮之江中應邵曰取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良曰知忠願大

王熟察少加憐焉以上層引古人以忠信獲語曰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交久不相知故如新交暫卽相知故如故傾蓋駐車交

何則知與不知也知不知是書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之善無事善注同事見史記藉借也於期為秦將得罪

持其袖右手搵其胷於期從之遂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

到古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

生以為魏累遂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

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齊秦不相知

不為齊秦死蘇秦於秦秦不之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信天下亦疑之於

而為燕魏死

召月文選集戌 卷之三十八 上書 十 故也



燕則出尾生之信。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善作。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决驥。

音蹄。燕王怒，讒者而轉重蘇秦。更烹一駿馬，以食秦馱驥駿馬名。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無中山字。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五臣無。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以上層引古人相知，不惑讒言，漸刺到爭勝。公孫詭上通。

為一。大段。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承末句為

起，不接之接。西。昔者司馬喜臙，鼻。脚於宋，宰相中山。戰國策司

中山臙。拉。范睢摺，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史記范睢隨魏中大

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出亡入秦。

為應。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孤獨

又是下牛。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

河，徐衍負石入海。莊周申徒狄諫君不聽，負石自投河。爾雅水

未人見。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作之

隱隱見已不肯比周。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無。路繆。善作。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於。善無。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百里奚甯戚

是不肯比周於。此二人者。善無。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



口哉。此段見已自吳之梁初非素宦於梁但不肯比周苟合行

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翟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此處直逗出讒佞何則眾口鑠

金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張晏曰子臧越人此二國豈拘於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善作當世當世

牽世者賢士多。以疎遠見疑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

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也。五臣作矣此段大意是言已雖非生長於梁但異國之人古人亦多用之以

立功只當論其意氣投合與否。何必問其異地與本國。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

之聽則五伯善作不足侔而善無三王易為比也。自偏聽至此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善無良字齊

朝臣為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此言聖人恩不遺於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即

寺人勃鞞以呂卻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善本作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此是不相知於始而相

之力讎仇尚可用何況疏遠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疆天下而卒車裂之。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



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史記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

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平吳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

而自殺此是始相知而不保其終者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馬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承上惟相知始終之難故

始終相保之難列士傳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

聘迎子終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子終即子仲向註孫

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

其非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言士有功可披心

腹五臣見情素二句言坦白待士曠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

士始窮終達無愛五臣於士所求則桀之犬善作可使吠

待之如一無愛五臣於士所求則桀之犬善作可使吠

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由許出跖盜跖承上士至受恩深厚

况所事得其人而何况因禹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

有不為盡死之理沈善作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註荆軻為燕刺

坐罪沈沒也此無實事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

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事見呂

氏春秋此段自明心跡中併以自結梁王意當日詭勝之譜

必以陽非梁人或撫梁陰事告漢如須賈范睢於魏齊者故

孤獨寡與致忠信見疑緊承接人自聖王至此通為一大段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善無衆莫不按劍相

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囷去離奇衣而為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抵下木輪囷盤故無因而至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再將上文申足。起下文氣雄厚。今天下布衣窮居之

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

人王之治。善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無因至前。是使

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有。才不能與無才。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也。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早辭。諂媚之詞。衆多之口。即是衆毀。故秦

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以字。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早

不可信者何。嘗不是先容。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不待先容。任之不疑。

事俱見上。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遭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

集。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早。詞不。馳域外之議。不奪衆口。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昭曠。智也。故不為左右所蔽。此段見先容之明。如文王之於呂尚。何待先容。以下方把詭勝。今人主沈於善無

獻讒。梁王信讒。直為抉出。文勢由寬而緊。詔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帷牆。喻至。近之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謂下獄。或。指詭勝。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不羈。謂才。行高。阜食。

牛馬器。烈士。傳。鮑焦。怨世。不容已。采。疏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棄。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

蔬。字。自。明。月。至。此。通。為。一。大。段。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私。私。心。砥。止。礪。義。公。義。

召月文選集卷之三十八上書

文選集卷之三十八上書



名號者

猶名節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迴車

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勝母未詳其本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自謂誘於

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

詭勝於梁最爲用事

威重位勢諛諛皆指詭勝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

五臣作藪巖穴

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五臣無者字

哉。此段言地名邑號稍涉不義君子尚

不肯親親况如詭勝諛諛已寧死豈肯回面汗行屈事小人求其先容大聲吐露痛快極矣

按陽之下獄。固由牟勝公孫詭之譖。其所以致二人之譖。

總由身爲遠臣。先容無人。雖有忠信之實。梁王不知耳。但

當日下獄。必有罪名。書中不辨一語。只引古來以忠信獲

罪。總由人主不知。蔽於左右之口。倘加昭察。心跡自顯。其

不辨乃深於辨者也。且一致辨。詭勝既能使陽下獄。鍛鍊

周內。出此入彼。不患無詞。惟平日不肯比周。小人孤身無

援。被陷讒口。王知二子之讒。則其獄自解。此用意之妙也。

書中繁引古人。皆是借爲自己寫照。昭雪亦由事屬曖昧。

不可明言。使梁王隱會其意。故各段引古。後卽用結束申

明。上生下引。層遞而出。其理易知。其事易見。首尾仍關通。

一氣也。末則直據胸懷。見寧死總不肯比周。諂諛以求親

近。可知從前所引古人忠信得罪。都由不肯回面汗行。屈



事此輩雖死不悔得此噴醒各截俱靈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何註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鹿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史記

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月志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有夏育皆人不能及故曰殊能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

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不能自存險地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胡越羗夷



皆以漢為敵者。○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二句就道理上

見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渠月之變。銜馬勒檄。駢馬口長。

銜變謂顛躓。而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申上駭。不存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數句承上變字。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

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不敢斥言危。故曰萬有一危。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此段申上利害。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太

金匱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日萌始形見也。禍故善作。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銑註。懼瓦墮而傷之。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此段申上道理。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按寥寥短篇。而能曲盡事理。自是識力勝人。



上書諫吳王

枚叔

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

後景帝拜乘引農都尉卒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翰註全安全之道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韓子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

德上不絕三光之明

無日月交食及星變

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王術便非陰謀以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

五

無置

直諫則事無遺策

臣之事君猶子事父

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

善

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以上明已進諫發於



君臣至情夫以一縷之任係于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一縷喻吳力之微于鈞喻叛無極不測喻處至

危之勢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方駭方絕喻漢已有疑吳之心方絕方欲絕也鼓驚重鎮喻使漢知吳叛逆係絕二

句謂已叛後欲求為漢臣不得墜入二句中語俱本孔叢子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緊承下半截來不絕不墜則出絕墜則不復能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脫於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為指謀逆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

卵其上公曰危哉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弊無窮之善有極樂究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也向曰極窮也而欲乘累卵

之危走秦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此段言謀逆事必無成身必不保反覆痛

快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喻既謀逆又惡昭彰巧自掩飾使漢不疑豈知事不可掩不異畏影之惡迹景滅迹絕者

逆謀息也景喻逆謀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逆謀事宜著於外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一針欲湯之滄楚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巳滄寒也絕薪止火亦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

而救火也文子不治其木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絕之於此謂逆謀救之於彼謂不使人知此

段言逆謀必難掩善有也去楊葉百步百

人耳目勸其速改字從之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所欲為變所欲為令其自思用意一層遞出一層事理明白曉暢之極。

上書重諫吳王

濟註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

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叔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西戎嘗禍宗周秦舉兵平其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

音昨善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漢書金城郡有榆中縣又南夷自荅東北君長十數荅都最

反良註言秦三面有敵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

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之威。銑註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

秦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以秦比漢以六國比吳通篇大意盡此二語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脩恩義以服之而南朝羗

管與秦時所備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何註項羽分秦地爲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責也責漢削諸侯王地譬猶蠅蚋而之附羣羊

腐輔肉之齒猶觸也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無事再割言必滅亡天下聞吳率

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先帝約謂本封地今漢親誅其

三公以謝前過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割地之議錯實發之諸侯反景帝用袁盎言殺錯以謝諸侯是

天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

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海居過中國謂漢自

以削地爲不是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千里

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方輸更輸謂貢獻山東吳所封

境至於山東此言漢貢獻珍怪不如吳珍怪寶玩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海陵縣有吳太倉漢之糧儲不如吳脩治上林雜以離宮

積聚玩好奇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吳苑名漢苑圍不如吳游曲臺

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曲臺長安臺臨道上吳以海水朝夕爲池漢之臺沼不如吳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壁壘軍城副重也關城函谷曉武等關江淮吳城郭所在漢之設險

守禦不如吳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

如吳



早還冀十分之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以下陳諸路進兵形勢如畫沙

不備日襲都魯東海絕吳之饒聚米羽林黃頭習水戰者掩其

援孤梁王名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縣待吳之饑

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絕吳餉道堅壁不戰待其夫三淮南

之計不負其約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吳援孤四齊孝王將闔吳楚反堅守郢三國不

殺善註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吳援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膠東膠西濟北臨淄王發兵應

人已共知不能以虛聲懼人吳援孤六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為梁所制進不得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張張羽韓安國將北地謂將北地之兵當吳軍之兵不得下

壁前弓高侯顏當也宿軍於吳之左右挾之使不得動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按是書吳已稱兵叛漢與前書逆謀未發不同但當日吳

之敢為戎首諸國未嘗不與其謀藉以舒其削地宿憤耳

及吳既叛漢諸國又懼漢威彼此觀望首鼠兩端以為從

違之計成則眾不有其利敗則吳獨受其害是梁王之為

漢守正藉之以自結於漢亦由見勢頭不順頓背前約知



在梁則愚仍在吳也是書指劃洞如觀火不待交綏成敗已見且鼂錯既誅諸國之憤已雪束身待罪少丐餘生是則尚可藉口乃無策中之上策也噫不仁之人安危利災不殺其身不止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欲求十半其可得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

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

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作堂淮南子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婦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

故冤告天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宋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

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行上句頂賤臣信而見疑貞而為戮分頂是以壯夫義士伏死



而不顧者此也。不顧猶不悔。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欲其靜也。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

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韋帶。以皮為帶。皆言其貧賤。退不

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二句言其自守。日者謬得升降承

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班伯少受詩於書丹。上方向學。鄭寬中

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二句自敘出身。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

者乎。凝嚴。局禁。指上承明金馬局。影側身。皆言戒懼。詩序曰。側身皆戒懼也。凝。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

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鳴盜。即孟嘗君客。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

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按此即九宮八卦兵

家。演為八門。中宮大將。居之。生景開三門。為吉。驚死杜休。傷五

門為凶。三則已就之。五則使敵人居之。大王惠以恩光。願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

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銑註。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龍。太子令人奉盤金

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豫讓為智伯報仇。事見國策。分義也。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左傳。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孟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固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剖心。此

不免。結纓而死。又里克伏劍而死。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剖心。此

墨翟。天謂君。以上言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全缺。迹墜。昭

已受恩深厚。思欲圖報。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全缺。迹墜。昭

憲。國身限幽圜。入下獄。履影弔心。謂心迹無累。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字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尸子。眾以

行。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尸。子。眾。以

虧。形。次。之。每。以。行。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尸。子。眾。以

虧。形。次。之。每。以。行。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尸。子。眾。以

虧。形。次。之。每。以。行。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尸。子。眾。以



君子以虧義為辱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

與獄吏為伍呂氏春秋行秋此少卿所以仰天槌追心泣盡而

繼之以血者善無也用李陵答蘇武書中語以上言受謗入

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高議雲臺之上東觀漢記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處高議論政理退則虜南越之君即終軍請長係單于之頸賈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俱啟丹冊並圖青史漢書高祖論功定封

取青竹簡去其汗書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此

言士君子行誼有數等皆可取法見不可以利驅意當時必

是以職私受誣獲罪此處只畧辨○錐刀之末左傳叔何語下

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

名於不義漢書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

焉能自免之免人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即周勃已見上勃名臣

之差史遷下室司馬遷為白李陵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

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銑註魯仲連

字為趙却秦軍



趙欲封之不受趙岐三輔決錄張仲蔚扶風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而趙岐去見史記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

知也向註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良可知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

言皆恐犯世難故去莊子鉗墨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吞舌伏七首以殞身翟之口歌之士乎此處方大聲吐露其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

浮洛善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西洎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去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皆邊塞名語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翰註景景星醴醴泉謂

本淮南子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味淮南子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圓門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良註

微物失所尚可以悲而况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竟不愧於沈首

鵠善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段方求雪已之冤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

倚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求驚獸

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俱在公令厚葬

之不愧猶不恨銑註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

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

之果然遂抵罪事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亦見謝承後漢書按中間所云分寸之末錐刀之利當是因贓被誣亦借鄒

陽書作藍本而以不辨辨之行文輕清爽利先後層次亦

秩秩分明

昭明文選卷之三十八 上書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啟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

任彥升

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

風什。希世罕工。迹篇章之迹。緒緒言如絲之有緒多也。俯同不一。謂下同臣下所為不一而足。四句大意是言

惟帝能長言詠歌。非人所及。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三祖。謂魏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中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南風。調露。喻梁

即舜五絃所歌者。調露。宋均曰。王者德盛。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調和致甘露。使物茂長之樂。古歌曲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銑註。言帝之性合於天道。所行之事無得而豈其多幸。親逢且



暮。向註自言多幸且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

嚴徐而待詔。龍潛未為天子時指武帝言帝昔時著作已同賈

言世務上召見拜樂安俱為郎中二句昉自謂又東方朔待詔

從之臣備顧問也。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

辯才之戲。四句即本梁武之詔左傳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

集有辯才論濟註言帝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庸陋即所再

知我訥言戲云辯才。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

率謂拘牽草率。拙速雖效虫鄙已彰未賸工久二句謙言所

答也天獎詔書。臨啟慙恧女罔識所寘也。寘置謹啟

旨未遠却簡切不膚

按啟中俱答詔旨未則因有辨才之戲再進所為詩雖詞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三十一 啟 三 伏波車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啟

蕭子顯齊書下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曰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肝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

任彥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無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

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

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濟註緒猶也昧不明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眇肝死父難當年事績用四句括盡何等筆力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塞謂沉沒而未顯遂使碑表



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墳塋不脩亦用四句括盡。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纏迫急。陛下弘宣教義。謂教臣忠子孝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

陳力於異世。當轉世為梁臣以報德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壺為晉臣左傳凡諸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四句極形其異數戰國策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

敢謝斯幸。非分而得謂之幸言非身所敢望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按字字凝鍊截截周到是有意摹擬東漢文字故一路俱淵然作金石聲。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啟

蕭子顯齊書下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曰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肝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

任彥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無當賜字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

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

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濟註緒循也昧不明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珍肝死父難當年事績用四句括盡。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塞謂沉沒而未顯遂使碑表何等筆力。



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墳塋不脩亦用四句括盡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纏迫急陛下弘宣教義謂教臣忠子孝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

陳力於異世當轉世為梁臣以報德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壺為晉臣左傳凡諸

侯薨于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良註渥厚樵蘇之刑遠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流於皇代四句極形其異數戰國策秦攻齊令曰敢

敢謝斯幸非分而得謂之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淵然作金石聲  
按字字凝鍊截截周到是有意摹擬東漢文字故一路俱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劉瓛梁典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

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升

昉啟近啟歸訢以歸終喪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還旨謂不

許其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悼傷也失圖荒迷昉善作於品庶示均鎔造

品品物庶庶類鎔鎔化造造就言已於品物于祿祈榮更為自

拔自拔於衆謂高位二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虧教廢禮謂奪情任職豈關視聽豈

可關於衆人之視所不忍言具陳茲啟事迫情切口不昉善作

往從末官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親存時貧



既無以為養又限於膝下之歡已同過隙日過隙疾也欲再如何

職役不能長侍左右况服制只及三年有且奠酌外不親如

得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幾何時可以憑藉

在安寄晨暮寂寥若無子主喪有子與所守既無別

理窮咽豈及多喻為子守三年喪乃一定之明公功格區宇感

通有塗有塗即有道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言降臨慰澤霈

嚴命起復之命韓詩外傳阿谷之女謂子貢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日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無

心謂不知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言以此及人乃由已孝不任崩

思慮之人而推非徒以教義為化迫之情謹以善作啓事陳聞崩迫謹啓

按不得終制唯在軍旅之中以權制義移孝為忠耳豈可



